

modernization process in Iran

伊朗现代化历程

冀开运 著



人民出版社

伊朗现代化历程

冀开运 著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伊朗现代化历程 / 冀开运著.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 - 7 - 01 - 015476 - 3

I. ①伊… II. ①冀… III. ①现代化研究—伊朗 IV. ①D73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4222 号

伊朗现代化历程

YILANG XIANDAIHUA LICHENG

冀开运 著

责任编辑: 车金凤

封面设计: 九 五

出版发行: 人 民 出 版 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邮 编: 100706

邮购电话: (010) 65250042 65258589

印 刷: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38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01 - 015476 - 3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 (010) 65250042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古代和近代的伊朗	1
第一节 伊朗伊斯兰化的历史过程	1
第二节 伊朗现代化的开端	12
第三节 近代外交对伊朗的影响	18
第四节 伊朗的边疆危机和边界划分	20
第二章 伊朗立宪革命	25
第一节 伊朗立宪革命的背景	25
第二节 伊朗立宪革命的发展阶段	28
第三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伊朗社会	36
第四节 波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	40
第三章 礼萨·汗的现代化改革	46
第一节 礼萨·汗的崛起和现代化改革	46
第二节 礼萨·汗改革的特点和意义	53
第四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伊朗	56
第一节 礼萨·汗时期巴列维王朝的对外政策	56
第二节 夹缝中求生存的伊朗	61
第三节 德黑兰会议	64
第五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伊朗	66
第一节 外国军队撤离伊朗和国家的重新统一	66
第二节 战后伊朗的政治和经济发展	71
第三节 伊朗石油国有化运动	75

第六章 白色革命	84
第一节 白色革命的背景和准备阶段	84
第二节 以土地改革为主的农业现代化	88
第三节 白色革命的其他内容	94
第七章 突飞猛进的现代化	100
第一节 蓬勃发展的十年	100
第二节 雄心破灭	102
第三节 巴列维国王的独裁专制和统治危机	107
第四节 反对派和革命派的形成	110
第八章 伊朗伊斯兰革命	113
第一节 伊朗现代原教旨主义的兴起	113
第二节 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理论	119
第三节 阿里·沙里亚梯的革命理论	127
第四节 纳瓦布·萨法维的革命理论	133
第五节 巴扎尔甘的立国理论	139
第六节 推翻巴列维王朝的斗争	146
第七节 建立伊斯兰政权	152
第八节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	158
第九节 镇压反对派巩固伊斯兰政权	162
第九章 霍梅尼—哈梅内伊时期的伊朗	167
第一节 政治制度伊斯兰化	167
第二节 经济伊斯兰化	171
第三节 社会生活及文化伊斯兰化	178
第四节 霍梅尼—哈梅内伊时期伊朗的对外关系	183
第五节 两伊战争	191
第十章 霍梅尼后的伊朗	199
第一节 伊朗政治制度及政策的调整	199
第二节 拉夫桑贾尼执政时的经济改革和经济成就	205
第三节 九十年代伊朗的对外关系	211
第四节 伊斯兰共和国的安全和国防战略	217

第五节 哈塔米总统组阁及第六届议会选举	222
第六节 艾哈迈德·内贾德连任两届总统	227
第十一章 当代伊朗政治与宗教关系	234
第一节 伊朗政治与宗教	234
第二节 什叶派宗教圣地的形成及其影响	250
第十二章 伊朗民族政策与人口政策	287
第一节 “伊朗”与“波斯”的区别与联系	287
第二节 伊朗的民族结构与民族政策	292
第三节 伊朗俾路支斯坦民族问题	302
第四节 伊朗人口政策	311
附录一 当代伊朗与中国	319
附录二 伊朗学在中国	330
附录三 冀开运的伊朗学论文	335
附录四 伊朗历史年表	337
参考文献	339
后 记	341

第一章 古代和近代的伊朗

第一节 伊朗伊斯兰化的历史过程

伊朗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公元前 2700 年,伊朗胡泽斯坦地区就形成了由当地居民埃兰人建立的埃兰国家。印欧语系共同体发源于黑海和里海以北的草原地带,其东支为印度伊朗人部落,他们自称为雅利安人,意为“高尚的人”或“贵族”。^① 公元前 2000 年中期,雅利安部落开始瓦解,留在伊朗的部落称为伊朗人,进入印度的则称为印度雅利安人。公元前 1000 年初,伊朗部落已经遍布伊朗高原、中亚以及黑海北岸地区。公元前 678 年,伊朗人建立了第一个政权——米底王国。它加速了古代伊朗境内各个不同民族、部落的伊朗化进程,并产生了伊朗本土宗教——祆教。公元前 550 年,阿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建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称它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由一个统治者统治众多不同人群的帝国”^②。伊朗帝制从此诞生,伊朗民族主体初步形成。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 330 年彻底消灭了波斯帝国,后经塞琉古王朝(公元前 358/354—前 281/280 年)、安息王朝(公元前 238—226 年)、萨珊王朝(公元 226—651 年)。这期间,伊朗始终是西亚乃至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伊朗人保持了自己的文化并使外来入侵者接受了这种文化。现代的伊朗人始终怀念强大的过去和辉煌的历史,这成为伊朗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力量之源,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和信念鼓舞着伊朗反抗外敌入侵的士气,成为维系伊朗民族统一和生存的精神支柱。

公元 637 年 6 月,阿拉伯征服者在嘎底西叶打败了萨珊王朝的军队,底格里斯河以西尽归阿拉伯人所有。随着萨珊王朝首都泰西封的失陷,641 年尼哈

^① 李铁匠:《伊朗古代历史与文化》,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0 页。

^② [伊朗]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对历史的回答》,刘津坤、黄晓健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6 年版,第 30 页。

旺德一战,伊朗的主力军队被歼,胡泽斯坦和法尔斯失陷。651年,萨珊王朝彻底灭亡,阿拉伯人征服了伊朗。

阿拉伯征服者随身带着两样东西: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阿拉伯语很快成为伊朗的官话和知识分子的语言,伊朗随之开始了伊斯兰化过程。

伊斯兰教由阿拉伯民族的宗教发展为世界宗教,其内在原因在于伊斯兰教本身的超民族性:如宣传真主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独一无二的主宰,反对多神和偶像崇拜;拥有一本经典《古兰经》;麦加是世界穆斯林的礼拜和朝觐中心。这种理论和实践本身包含强烈的超地域性,有利于消灭个性差别,它促进阿拉伯人从部落分立走向民族统一。更进一步,它促进伊斯兰教从民族宗教走向世界宗教。因此可以说,伊朗伊斯兰化的原因之一在于伊斯兰教本身的国际性因素。第二在于经济因素,非穆斯林须交人丁税,穆斯林则免交;非穆斯林的土地税要比穆斯林重一至两倍,伊朗居民为了减轻和逃避剥削,逐渐开始信仰伊斯兰教。显而易见,阿拉伯征服者通过惩罚机制和激励机制迫使被征服居民信仰伊斯兰教。第三,祆教的种姓等级制度将伊朗居民划分为4个种姓,第一位为祭司种姓,第二位为武士种姓,第三位为文士种姓。这3个种姓属于特权等级,他们是政治上的高官、经济上的财主。第四位为平民种姓,包括农夫、工匠和商人,属于纳税种姓。此外,还有人数较少、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的等级——不净人。伊朗的种姓具有世袭性、内婚制、不平等性的特点。^①这种制度给人们带来了苦难,引起人们的不满,而简明朴素的伊斯兰教多少给人以平等的安慰,所以,伊朗居民从某种程度上也乐于接受伊斯兰教。第四,上层统治阶级的示范作用也带动了普通下层群众的伊斯兰化。第五,祆教徒发现伊斯兰教义与本教有相通之处,如天国与地狱的存在、末世论、最后审判和伦理道德观念、一日五次的祈祷及反对偶像崇拜,这使祆教徒容易理解和接受伊斯兰教。第六,波斯亡国之后,在波斯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相互影响中,后者相对居于优势地位,随着波斯人学习阿拉伯语,波斯儿童习惯了阿拉伯—伊斯兰环境,改信伊斯兰教的人就越来越多。

伊朗的伊斯兰化始于中亚,因为中亚的河中地区在历史上一直在伊朗的版图内。704年,布哈拉小汗国的统治者感激呼罗珊总督屈底波的拥立和保驾之功,皈依了伊斯兰教,穆斯林军队战功显赫,用压迫和奴役政策把河中地区变成了伊斯兰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

^① 李铁匠:《古代伊朗的种姓制度》,《世界历史》1998年第2期。

伊朗伊斯兰化的过程也是伊斯兰教伊朗化的过程,伊朗人有乐于接受伊斯兰教的一面,但更有民族主义的情绪。“伊朗人一直崇尚自己的民族性。他们对自己国家过去的著名王朝和灿烂辉煌的历史引以为荣。他们不但与倭马亚族人结仇,而且把整个阿拉伯民族视为敌手。伊朗人一直想摆脱阿拉伯人的统治,意欲再度弘扬萨珊王朝时代的庄严和尊贵。尤其针对倭马亚人的歧视,许多伊朗人起来著文嘲讽阿拉伯人,有一部分公开起来反叛倭马亚族人。”^①

穆阿维叶建立倭马亚王朝(661—750年)后,以伊拉克为根据地的阿里党人希望阿里的次子侯赛因反对窃权的倭马亚家族,建立神权政府。因为伊拉克从地理位置上讲靠近波斯,波斯人相信“子承父位”的王权正统主义;也因为阿里党人与波斯的民族敌人倭马亚人势不两立,所以地域上的共同性、血统论上的相通性以及共同的敌人使伊朗人团结在阿里党人周围。

侯赛因的牺牲昭示着什叶派的诞生,阿里党人由政治小宗派发展成为宗教派别。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说,波斯人拒绝逊尼派教义,发展什叶派教义,维护了他们的创见与独立。从政治上说,这意味着不承认巴格达世袭哈里发的精神主宰。^②这实际上说明伊朗是在坚持民族主义的前提下接受伊斯兰教的,也说明伊斯兰教进入伊朗后开始了民族化过程。因此,希提说:“在什叶派伊斯兰教的伪装下,伊朗民族主义在复兴中。”^③

出于仇恨倭马亚人的民族情绪,伊朗呼罗珊人艾卜·穆斯林支持阿拔斯家族推翻了倭马亚王朝。于是呼罗珊人成为阿拔斯王朝的护卫和开国功臣,伊朗人进入了新王朝的高官行列。希提认为,“在国际伊斯兰教的伪装下,伊朗民族主义耀武扬威地前进”^④。伊朗的头衔、专制制度、服饰、歌曲和酒几乎都被阿拉伯人所接受,尤其是伊朗的文学和艺术对阿拉伯人影响最大。

塔希尔王朝(820—873年)、萨法尔王朝(861—1003年)、萨曼王朝(874—999年)都可看做伊朗民族主义政权。特别是萨曼王朝自称为萨珊王朝的后裔,承袭了萨珊王朝的国家行政管理制度,赞助伊朗文化研究,倡导伊朗传统,波斯语首次在上层和宫廷流行,产生了伊朗历史上最著名的诗人费尔多西、哲学家拉齐和伊本·西那、历史学家比鲁尼、宫廷诗人鲁达基,大大加速了波斯文

① [伊朗]阿波斯·艾克巴儿·奥希梯扬尼:《伊朗通史》,叶奕良译,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91—92页。

② [伊朗]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对历史的回答》,刘津坤、黄晓健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32页。

③ [美]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30页。

④ 同上书,第334页。

化与阿拉伯文化的融合。但这三个王朝的统治者都是狂热的穆斯林,承认哈里发的宗主地位,残酷地迫害中亚的祆教徒和佛教徒,极力推动河中地区和费尔干纳的伊斯兰化。由此可见,这三个王朝既有伊朗民族主义的特色,也有伊斯兰国际主义的特点。

伊斯兰化的突厥人征服伊朗,实际也推动了伊朗的伊斯兰化。945—1055年,坚信什叶派教义的布维希王朝以法尔斯省的设拉子为首都,公开纪念什叶派的各种节日,使什叶派在伊朗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国教。伊儿汗国(1256—1353年)以波斯为中心,其领土包括伊拉克、高加索和安纳托利亚。合赞汗实行伊斯兰化政策,使蒙古人融入波斯和突厥民族之中,这说明当时的伊朗已经伊斯兰化。什叶派一度成为伊儿汗朝的官方宗教。什叶派乌莱玛确立伊智提哈德(创制)的法学方法,又建立了两个什叶派的小王国,什叶派吸收了希腊哲学和苏非神秘主义思想。

帖木儿帝国允许波斯萨布兹瓦兰的什叶派小王朝萨巴达里朝作为附庸国存在。黑羊王朝(1378—1468年)以大不里士为首都,领土包括阿塞拜疆和安纳托利亚东部,后来势力扩张到伊拉克、法尔斯和克尔曼,黑羊王朝信奉什叶派教义。与此同时,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另一支土库曼人部落联盟建立白羊王朝(1378—1508年)。白羊王朝信奉逊尼派教义。1468年,白羊王朝灭黑羊王朝,1501年,伊斯玛仪击溃了白羊王朝的3万主力军,1508年,白羊王朝灭亡。

在伊朗历史上,萨法维王朝(1502—1722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在几个世纪的外来统治和长期的政治分裂之后在伊朗建立起一个强大而持久的政权。”^①“正是萨法维王朝使伊朗重新回到了世界历史的舞台。”不仅如此,萨法维王朝“这个确实属于伊朗的政权,产生了近代和现代的伊朗国家”^②。值得注意的是,在萨法维王朝的兴衰过程中,前后有三次迁都:先定都于阿尔德比勒,一迁于大不里士,二迁于加兹温,三迁于伊斯法罕,特别是迁都于伊斯法罕,奠定了萨法维王朝强大和繁荣的基础,对伊朗影响深远。

阿尔德比勒位于伊朗阿塞拜疆地区的东北部,根据今天的行政区划,阿尔德比勒市是阿尔德比勒省的省会城市。此城位居一块平原中部,这里土壤肥沃,海拔在1542米之下,周围高山环绕,仅在东北有一处宽27.35千米的隘口,直通里海岸边的阿斯塔腊。此城南边及东南绕流一条小河,这条小河是喀拉苏

^① Peter Jackson and Laurence Lockhart,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 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89 - 190.

^② [美]费希尔:《中东史》,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86页。

河的支流,而喀拉苏河最后注入一泻千里的阿拉斯河。这条小河发源于海拔4821米的死火山——阿瓦兰山的东南侧,在山坡上形成多处能治病的泉水,每年有很多人从大不里士和德黑兰来此沐浴。阿尔德比勒由于地处北方,所以冬天酷寒,夏天温和,多产苹果和梨,不适合葡萄、柑橘和西瓜生长,环城平原出产谷物,遥远的西方及西北方为肥美的草原。阿尔德比勒是历史名城,始建于萨珊王朝费拉兹国王在位期间(459—489年)。传说此地原为湖水覆盖,所罗门国王命二魔阿德、比勒在东北方的山中辟开一条通道,排干湖水,在干涸的湖底建城,阿尔德比勒因此得名。另一说,阿尔德比勒意为“圣洁的分支”。在阿拉伯人征服波斯时,该城为本地区的行政中心和军队总督驻地。10世纪之初,该城为阿塞拜疆地区最大的城市和首府。

13世纪,阿尔德比勒声名大振。萨法维王朝的创始者先祖谢赫·沙菲丁1252年(或1253年)出生于阿尔德比勒,他自称第七伊玛目穆萨·卡西木的二十代玄孙。因此,他不仅有先知的血统,而且是阿里的直系后裔。沙菲丁的儿子萨德尔·丁(1334—1391年)从麦加朝圣回来以后,在修道院东南其父墓上建以高塔,覆以穹窿。此城成为圣地,后人纷至朝拜。萨德尔·丁的儿子霍瓦贾·阿里(1392—1427年)与帖木儿同时代,他的显灵奇迹让帖木儿口服心服,帖木儿问他想要什么好处,他要求帖木儿释放被俘的突厥人。这些突厥人及其后代就成为萨法维家族的坚定支持者,通过其效忠,伊斯马仪一世夺取了波斯王位。霍瓦贾·阿里是本家族第一个信奉什叶派的教主,其孙祝奈德在反对逊尼派的战斗中死去。祝奈德之子海达尔(1460—1488年)为他的部下设计了一种红帽,上有12条流苏,代表12伊玛目,他的军队因此得名“基泽尔贝什”,意为“红头军”或“红帽军”。1500年,海达尔之子,年仅13岁的伊斯马仪带七名随从打回阿尔德比勒,受惠于其祖先的霍瓦贾·阿里的七个部落的突厥人纷纷投奔门下,伊斯马仪得7万骑兵,并靠其夺取阿尔德比勒,1501年攻取大不里士并称王。1510年,伊斯马仪攻占伊拉克、法尔斯、克尔曼、哈马丹、呼罗珊,东进河中。

伊斯马仪的先祖生于阿尔德比勒,其家族势力在此根深蒂固,所以1501年阿尔德比勒作为故地顺理成章地成为萨法维王朝第一个首都。虽然在1502年迁都于大不里士,但从未忽视王兴龙飞的故都,因为他在那里重建了修道院和圣祠。伊斯马仪一世为了借助什叶派的圣族崇拜和马赫迪思想来提高王朝地位,为了利用波斯的民族感情完成国家统一,为了巩固军事力量和对内征服、对外斗争的需要,宣布什叶派为国教。他执政23年,统一波斯,1542年去世后,其

子塔赫马斯普一世(1542—1576年)把他葬于阿尔德比勒的圣祠,邻近其先祖沙菲丁。阿拔斯大帝(1587—1629年)给该城的圣祠祭捐献了很多财物。阿尔德比勒在17世纪仍繁荣昌盛,后来随着萨法维王朝的衰亡而衰落。

历史名城大不里士是伊朗的第二大城市,地处开阔的平原,向西倾斜67.6千米直达乌尔米耶湖畔,海拔1402米,距阿塞拜疆共和国边界96.54千米,距土耳其边界160.9千米。

大不里士在现代波斯语中意为“驱除发烧”,但从其巴列维语词根来看,意为“使之流动”,可能指城外山坡上冒出的很多矿泉水。大不里士处于从西北到东南、从北向南的交叉路口。

1501年,萨法维王朝的第一代君主伊斯马仪一世(1501—1524年)灭白羊王朝,占大不里士,1502年把首都从阿尔德比勒迁到大不里士,并强迫大不里士的居民改信什叶派。由此可见,伊斯马仪迁都大不里士,原因有三:一是大不里士地位已超过阿尔德比勒,是阿塞拜疆最富最大的城市,是当时全国的经济中心;二是大不里士为白羊王朝及其前代王朝故都,作为王都驻地,是当时全国的政治中心;三是大不里士作为前朝旧都,前朝反叛力量犹在,萨法维王朝第一代君主以之为都,派驻大量军队,可以镇抚旧敌。

大不里士作为首都的最大缺陷是地处伊朗西北一隅,难控全国局势,又靠近奥斯曼土耳其边界,易受敌国兵锋侵扰。1514年8月,奥斯曼苏丹塞利姆(Salim)打败伊斯马仪,攻占大不里士。撤离时,抢走很多王室财宝,掠走千名工匠。14天之后,伊斯马仪返回首都。这次挫败让他垂头丧气,由于担心奥斯曼再次进攻,伊斯马仪的继承人塔赫马斯普一世1548年或1549年迁都于东南方402.25千米之外的加兹温。

在萨法维王朝最盛之时,大不里士有人口15万、清真寺250座、商队旅馆30家,为棉织业、丝织业中心,与土耳其、俄、印度、中亚有商业往来。^①

加兹温在伊朗中央高原的西北角,位于厄尔布尔士山系和扎格罗斯山系的夹角中,海拔1310.64米,冬寒夏不热,出产葡萄。加兹温兴建于萨珊王朝沙普尔一世执政时,意为“关注一个角”。据史书记载,1世纪中叶,城外有很多花园,花园无围墙和篱笆,任何人皆可自由出入,城市环以城墙,上建塔楼,地下水渠供水,制鞋业为主要手工业。

历史上,加兹温一直为军事重镇。1548—1549年,塔赫马斯普一世把首都

^① Laurence Lockhart, *Persian Citys*, London: Luzac & Company Ltd., 1960, p. 14.

从大不里士迁到易守难攻、地形阻隔的军事重镇——加兹温。事实证明了塔赫马斯普一世的政治远见，大不里士后来几次落入敌手，而加兹温则安然无恙。

加兹温升格为首都，享位达 50 年，这自然导致城市扩大，商业繁荣。在此期间，塔赫马斯普一世修筑了七门宫殿及许多清真寺。阿拔斯一世（1587—1629 年）扩建了加兹温的王宫，虽然在 1598 年迁都于伊斯法罕，但他及其以后历代国王并未完全放弃加兹温，每年有几个月仍住在该城。加兹温最盛时人口达 10 万—20 万，城周围 11.263 千米。^①

伊斯法罕位于一个广阔肥沃的绿洲中，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水源充足，发源于扎格罗斯山脉苦良（Khuanrg）山东侧的扎因杰—鲁德河，奔流 160.9 千米，到伊斯法罕之西，当地人亲切地称之为“生命之河”。伊斯法罕海拔 1585 米，气候温和，它没有泰伯里斯坦的潮湿（里海南岸），苦希斯坦的干燥（东部沙漠），花刺子模（河中地区）的寒冷，莫克兰的炎热（伊朗巴基斯坦沿海一带）。其西南部为西北—东南走向的扎格罗斯山脉的东坡，其东北为西北—东南走向的库赫鲁德山脉的西坡，伊斯法罕仿佛处于两堵墙之间，出可征讨四方，退可守住家门，外敌难以进入。

伊斯法罕原意为“军营”或“驿站”，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商路经过此地，历史上是当地的商业及政治中心。阿赫门尼德王朝的君主曾驻此地，安息帝国（前 249—226 年）时，伊斯法罕是一个大省的首府，王子或总督驻扎在这里。萨珊王朝时，该城是重要的行政中心，是当时波斯七大贵族的根据地，萨珊王朝的末代国王叶兹济德三世曾来这里寻求避难。642 年被阿拉伯人征服后，该城为吉巴勒省的首府，纺织业和金属加工业久负盛名。阿拔斯王朝时，纯波斯的本地王朝布维希王朝（945—1055 年）兴起于此，同是波斯人的卡库伊德王朝也在此崛起。塞尔柱突厥人突革里勒以伊斯法罕作为其帝国首都。当然，那时的伊斯法罕极为繁荣。

萨法维王朝时，伊斯马仪虽以大不里士为都，但常巡幸伊斯法罕，并修建面积很大的公园“世界之画”。1504—1505 年，他驻跸伊斯法罕，接见土耳其苏丹的使节。塔赫马斯普一世也常驻这里，并接见寻求避难的莫卧儿帝国的皇帝胡马雍（1530—1556 年）。

阿拔斯一世（1587—1629 年）当政后，伊斯法罕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但在迁都伊斯法罕之前，萨法维王朝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第一，地方分裂割据

^① Laurence Lockhart, *Persian Citys*, London: Luzac & Company Ltd., 1960, p. 71.

势力强大。萨法维王朝是依靠七大土库曼部落的力量建立的,这些部落的首领居功自傲,广占土地,控制税收,掌握军队,形成强大的分裂割据势力,导致王权旁落,国家行将分裂。第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土库曼贵族同伊朗贵族争权夺利,土库曼贵族内部互相倾轧。第三,经济形势恶化,阶级矛盾激化。第四,从国际上看,四周被围,国土沦丧。西边,奥斯曼帝国占领了阿塞拜疆及其首府大不里士;东边,1500年建国于河中的乌兹别克人屡次进犯萨法维王朝的呼罗珊地区,1582年,乌兹别克汗占领了呼罗珊全境;南边,葡萄牙人占领了波斯湾中的霍尔木兹岛和格什姆岛,控制着波斯湾地区的贸易通道;北边,沙俄1554年灭阿斯特拉罕汗国,对伊朗虎视眈眈。

阿拔斯一世为了挽救危局,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削减部落军,建立常备军,将大量国有土地转归国王私有,大力发展经济,改变国家旧有的政治管理体制,采取宗教宽容政策,开展同欧洲各国的外交往来,并于1598年春迁都伊斯法罕。

阿拔斯一世迁都伊斯法罕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除了伊斯法罕沃野广阔,水源充足,历史上一直是政治和商业中心之外,该城以扎格罗斯山脉为屏障,远离奥斯曼人占领的西伊朗,免于敌人长驱直入,又相对靠近波斯的东疆和波斯湾,有利于赶走东部的乌兹别克人和南边的葡萄牙人,收复国土。伊斯法罕是当时伊朗自然地理、政治地理、军事地理的中心,以之为都,有利于对内消灭割据势力,统一国家,巩固中央集权。

迁都伊斯法罕还有重要的社会因素。萨法维王朝初兴于土库曼部落,后受制于土库曼部落。此时土库曼部落不仅割据一方,分裂国家,危害中央,通敌卖国,而且在军队、在国家行政事务中形成保守、落后、野蛮的势力。阿拔斯一世要统治拥有伊朗文明的国土,要除去土库曼人的各种弊端,要富国强兵,就必须重用文明程度高于土库曼人的伊朗人,用伊朗化代替突厥化。伊斯法罕一直是古代伊朗文明中心之一,周围几座城市如亚兹德、卡善、设拉子也拥有悠久的伊朗文明,迁都伊斯法罕,就摆脱了西北伊朗土库曼人的制约,大大增加了伊朗因素。萨法维王朝因此成为伊朗人的本地王朝,是伊朗的再生,是现代意义上伊朗民族的大发展,以至于人们忘记这个王朝的突厥本源及为西北伊朗突厥化所负的责任。^①

伊斯法罕具备成为首都的条件,成为首都后,这些条件更是得到加强。阿

^① 徐松岩:《试论阿巴斯改革及其历史地位》,《齐鲁学刊》1992年第3期,第108页。

拔斯一世亲自规划设计重建该城,并监督大部分工程。他重用本国的建筑师,延请意大利、印度、中国的艺术家和工匠,建成长 510 米,宽 165 米的“国王广场”。广场南端为“国王清真寺”,据估计,这座建筑用砖不少于 180 万块,花瓷砖不少于 50 万块。^① 广场东边为华丽的谢赫·鲁特福拉清真寺,西边为高耸的阿里卡普宫,广场北边的中间为帝国巴扎的用瓷砖砌的大门。

为了发展首都的商业和工业,阿拔斯一世下令把楚尔法的几千名亚美尼亚人迁到扎因杰—鲁德河南边。亚美尼亚人不愿离开故乡,阿拔斯一世下令断其渠道,把肥田变成荒野,这样亚美尼亚人被迫迁到伊斯法罕郊区,此地得名为新楚尔法。国王允许他们自建教堂,自治自为,并给予无息贷款,新楚尔法很快成为繁荣的工商业中心。到阿拔斯一世去世时,新楚尔法人口已近一万。

阿拔斯一世允许英、荷东印度公司建工厂、住房、公园,允许来伊斯法罕的外国商人、传教士、钟表匠等信仰自己的宗教。当时在伊朗首都的外国人有印度人、花刺子模人、布哈拉人、中国人、土耳其人、俄罗斯人、英国人、荷兰人、法国人、意大利人、日内瓦人、西班牙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和犹太人。

据权威人士估计,伊斯法罕周围达 37 千米以上,人口在 50 万—100 万之间。法国人查丁估计伊斯法罕人口与伦敦一样多,而 17 世纪末伦敦人口为 67 万,所以伊斯法罕人口应在 60 万以上。当时该城有 162 座清真寺、48 所学院、273 处浴室、12 处公墓,商队旅馆不少于 1802 处。^② 伊斯法罕的诗人自豪地说:“世界是一个词,‘伊斯法罕’就是它的含义。”^③ 巴列维国王(1919—1980 年)也说:“伊斯法罕吸引了无数艺术家和诗人,成为一座拥有 60 万居民,号称半个世界的巨大城市。”^④

迁都伊斯法罕后,伊朗人的政治势力大增,专制王权得到加强,1598—1599 年,阿拔斯一世重新征服赫拉特、马什哈德,打退了乌兹别克人的侵扰。1622 年,收回被印度莫卧儿帝国夺去的坎大哈(后又被印度夺回)。1603—1604 年,重占阿塞拜疆、纳希契凡(Nakchivan)和埃里温(Eivran),1623—1624 年,夺回了基尔库克、卡巴拉、纳贾夫和巴格达的统治权,占迪亚巴克尔(1658 年又失去两河流域)。1622 年,联合英国舰队打败葡萄牙人,收复了霍尔木兹岛。阿拔斯一

① Laurence Lockhart, *Persian Citys*, London: Luzac & Company Ltd., 1960, p. 23.

② Ibid., p. 28.

③ Ibid., p. 18.

④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对历史的回答》,刘津坤、黄晓健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6 年版,第 34 页。

世东征西讨,不仅收复了国土,而且初步奠定了近代伊朗的政治地理版图,使伊朗成为当时西亚的强国。阿巴斯时期的萨法维王朝与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并列为当时伊斯兰世界的三大帝国,为世人所瞩目。

萨法维王朝定都与迁都都要考虑首都地区的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军事因素和社会因素,其社会因素包括宗教、民族、文化等方面。阿尔德比勒、大不里士、加兹温位于当时土库曼人势力很大的西北伊朗,而伊斯法罕位于当时伊朗人占绝对优势的中伊朗。早在布维希王朝时,伊斯法罕便成为什叶派的中心,迁都于此,符合萨法维王朝伊朗化的政治目的和以什叶派为国教的宗教目的。伊朗大部分地区为高原、山地和盐碱沙漠(如卡维尔沙漠、卢特沙漠),绿洲平原一直是本地的政治、经济、商业、军事和文化中心,可以说这四个古都俱在绿洲上,水源多倚仗高山雪水或泉水。在前后三次迁都中,生死攸关的军事因素是封建君主考虑的首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

1502年伊斯马仪建立萨法维王朝时宣布什叶派为国教,他的用意如下:第一,他的先祖谢赫·沙菲丁自称是第七伊玛目穆萨·卡西木的二十代玄孙,因此他本人是阿里的直系后裔,理应继承先祖的精神遗产,重振什叶派的雄风。第二,什叶派崇拜一脉相承的十二伊玛目,而伊斯马仪自称为隐遁伊玛目的代表,他的统治由此具有神圣性、权威性、合法性和正统性。因此,什叶派信徒和“红头军”顺理成章地崇拜他,心甘情愿地听他指挥,愿为他粉身碎骨,在所不辞。第三,萨法维王朝的东面是信仰逊尼派教义的乌兹别克人,西面是信奉逊尼派教义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波斯人信奉什叶派以后,就割断了逊尼派的波斯人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苏丹兼哈里发的效忠,就把民族战争转化为神圣的宗教战争,可以利用宗教狂热、歧见来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发动“圣战”名义下的民族战争。总之,什叶派十二伊玛目的说教符合波斯传统的君权神授思想以及当时建立波斯民族国家的需要。因此,十二伊玛目教义保留了波斯文明和波斯民族的独特性格,很大程度上成为波斯民族主义的核心思想。^①

客观上,什叶派的十二伊玛目派在形成的过程中,与伊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第六伊玛目与第八伊玛目曾移居霍腊散(也翻译为呼罗珊),第八伊玛目礼萨死后葬在马什哈德,礼萨的姐姐法蒂玛死后葬在库姆,这两个地方形成什叶派的圣地。显然,十二伊玛目虽然是阿拉伯人,但他们勇敢地反对波斯民族的敌人,甚至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之中也有两位圣人埋葬在波斯故土,在

^① 刘中民:《中东政治专题研究》,时事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页。

波斯人心里,他们已成为波斯民族主义者,已成为波斯民族自己的圣人和英雄。也就是说,十二伊玛目派教义含有伊朗民族主义的天然成分,二者合而为一,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和相容性。

萨法维王朝的君主为了加强什叶派势力,邀请居住在伊拉克、叙利亚和巴林的什叶派乌莱玛来伊朗著书立说、传经布道;采取高压手段,逼迫伊朗居民皈依什叶派;处死顽固不改者;迫害逊尼派的乌莱玛;国王既是世俗政权的领袖也兼任宗教领袖,有权任命宗教机构的首脑,以管理宗教事务和宗教基金,还任命各大清真寺的领拜人和宗教法庭的法官;提拔重用什叶派乌莱玛;向清真寺和礼萨圣陵捐赠大量土地;广泛地建筑清真寺,在首都伊斯法罕就拥有 162 座清真寺,什叶派的神学思想也日趋成熟。首先是什叶派的伊玛目教义与苏非“完人”思想相结合。所谓“完人”思想,指人的灵魂借助于精神升华可以达到存在的最高阶段,即与安拉合一。这种精神升华的原因在于先天的、与生俱来的灵知,它是创造于人的心灵中的最高知识形式。它补充人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因而使人成为完人。后来乌莱玛把苏非教义从什叶派中剔除。萨法维王朝的君主依靠政权的力量传播什叶派教义,扶持什叶派乌莱玛的势力,让什叶派乌莱玛辅助自己的政权,与自己合作。但后来乌莱玛开始摆脱对国王的屈从地位。^①

阿芙沙尔王朝(1736—1796 年)的纳迪尔打击什叶派的力量,引起伊朗举国的暴乱,这说明什叶派已在伊朗扎根,伊斯兰教在伊朗已经完成民族化即伊朗化过程。赞德王朝(1750—1794 年)时,什叶派恢复了伊朗的国教地位。恺加王朝(1789—1925 年)时,什叶派乌莱玛发展成为独立于王权的政治力量,他们领导宗教事务,成为“隐遁伊玛目的代表”。乌莱玛与封建王朝有时合作,有时疏远。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穆智台希德在什叶派乌莱玛阶层中取得权威地位。普通教士要进入乌莱玛必须接受初级、中级和高级宗教教育,并通过考核证明成绩优良。乌莱玛通过传经布道、著书立说、身体力行,达到学问、见识和道德的完美程度,经过高级学者的公议和教徒公认,可以获得“伊智提哈德”(独立创制)的权力,即可成为穆智台希德。穆智台希德可以运用独立创制权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颁布法律裁决(“法特瓦”),这意味着穆智台希德可以代替隐遁伊玛目执行权力。穆智台希德利用发布法特瓦的权力可以打击异端,也可以宣布残暴无道的国王或大臣为异教徒。换言之,穆智台希德具备干预政治的权力。

^① 金宜久:《伊斯兰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60 页。